□赵明

房子的变迁

关于房子，对于那些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人来说，恐怕许多人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记忆,甚至可能曾是一道疤。

那时候,普通老百姓的住房普遍紧张,三代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情况并不少见，再加上孩子多，往往是一大家子五六口人挤在有限的空间里，甚至儿女结了婚也因没有住房而仍旧挤在一起,家里锅碗瓢盆,磕碰不断,常年上演着冗长而重复的闹剧。冯巩主演的《没事儿偷着乐》便真实地再现了住房普遍紧张的时代背景下普通老百姓令人心酸的生活。

由于房子由单位分配，而分配又需要等待,需要满足各种各样的条件,于是需要房子的老百姓为了要套房子，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但有“解数”、有办法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只好把智慧用在自己家那一亩三分地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拓展空间。记得小时候去同学家玩,似乎家家都摆得满满当当:平面空间有限,就向立体发展,家具摞家具、纸箱叠纸箱,如同垒积木,有的竟能垒到天花板上去。

自己家庭内部一切倒还好说，如何处理好公共部分却成了高难度问题（许多家庭住的是过渡期的大板楼,即一间半房子,厨房、卫生间公用）。“领地”、“领空”如何划分、卫生如何保持和打扫，往往久争不下，难以协调,甚至为此大打出手。难怪多年后有过那种生活经历的人曾感慨道：那时的生活简直就是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能在那种环境下处理好邻里关系的,简直可以胜任外交部长。

但即便就是这种情况,那种生活仍让童年的我羡慕不已。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的家。而我的家,如蜗牛背上的壳,在岁月里不断游走。

孩提时代，我就从父母那种小心翼翼的生活态度和每月定期给同院大妈付钱的细节里，懵懵懂懂地感觉到自己的家和别人的有所不同。后来稍懂事一点,才知道自己的“家”原来是别人的“家”,是租来的房子。

那时租房现象并不普遍，即使是房客与房东这样一对在今天看来极为简单的关系,在当时却被复杂化了。为了稳固这种关系,父母和其他房客不仅主动打扫庭院，还不时争相向房东送些水果及生活用品,尽管如此,却还难免要看房东脸色。有时与其他孩子发生争执,也总会遭到那些孩子甚至大人的抢白:“你还有个家?!”

由于种种原因，父母的政策始终得不到落实,我们便一直过搬家、再搬家的生活。长期租房而居的生活，不仅使我们备尝寄人篱下的滋味,而且失去了许多生活意趣。每当逐渐长大的我们向父母提出添置家具时，父母总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为由拒绝。父母的拒绝，固然一方面是因为长年累月的房租给原本就拮据的生活的确带来了许多压力，另一方面，确也是长期租房生活下父母黯淡心情的写照。就连每到春节之际,当我看到别人家红灯春联两相映,也央求父亲贴副春联时,父亲也总是叹口气:“孩子,咱们连房子都没有,还贴什么呀？”

就这样,在近乎无望的期待和盼望中,我们一天天地长大。直到我工作的那一年,父母的政策才得到落实，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从此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租房生活。搬进新居的第一年,父亲挥毫泼墨,第一次在家门上贴上了春联，真叫做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几年后,随着我的婚事摆上议事日程,我又一次面临何处安家的问题。我知道,现实对我们而言,只有租房一条路。于是,从准备结婚起,我们以单位为中心,开始东奔西走,寻寻觅觅,比位置、比价钱、比功能,说到底还是囊中羞涩，最后眼巴巴地等着一位已分上房子、即将搬家的熟人从一套较为便宜的出租房里搬出来。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当有点小女人浪漫情怀的我想为家里买些装饰品时,丈夫的回答竟和当年的父亲如出一辙:“又不是自己的房子。”

许是因为居无定所,便觉得心也无归宿。每当华灯初上，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仰望着座座高楼里的万家灯火,便难免此情幽幽:什么时候,也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一盏灯火?

所幸的是，我们比父母幸运。结婚四年后,丈夫的单位终于传来了建公寓房的消息。初闻此讯，我们的心情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房子一天一天地盖着,我像关注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每隔几天就忍不住要去看一下进度。

在经历了让人提心吊胆的打分排队后，我们以最后一名的幸运身份跻身进了“房主”的行列。其中所经历的惊险、狂喜和患得患失之情,可谓一言难尽,难以备述。结婚以来第一次住在属于自己的明亮的新房里，总算感到身心都有了归宿。

如今,住房商品化以后,人们再也不用绞尽脑汁地开发智力,或者看人脸色。虽说一套房子可能花掉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半世的积蓄,但通过借、贷以及家庭内部融资,毕竟还是有无数的人实现了自己关于房子的梦想。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升温,各种楼房如雨后春笋,不断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出其不意地冒出来。经济适用房、普通商品房、别墅不一而足,房型也从为单身贵族量身定做的小公寓到复式、跃层、庭院式,应有尽有。毫无疑问,对于房子,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仅是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就不断地有人把小的换成大的,把旧的换成新的,即便是租来的民房,设施、环境也比20年前好了许多,基本上已做到厨厕入户,关起门来便可自成一家。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虽说房价在节节上涨,但不管怎样,看着自己和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住房条件在不断改善,毕竟还是件值得欣慰的事。

□叶延滨

同行一程

出门旅游是件值得认真回味的事情,通常旅游总在意“景点”,旅行社卖的就是它们,人们花钱受累费时间，也是冲它们而去。比如，巴黎的大铁塔早就熟悉了，只缺亲眼一见,飞过大洋横跨欧亚,花费那么大的代价,到铁塔跟前，坐着老旧的笨电梯，上去再下来,然后跟着导游的小旗,像一群羊溜溜地走了。唉,我们这些观光客目标一旦太明确了,真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方便,白天看庙,晚上住店,手握门票,拍照就笑。

多走几回就发现，目的地或景点其实就是个标志，重要的是这一个个景点串起来的过程。享受整个过程，才对得起我们花的银子,费的时间,在外流浪一圈。有了这层觉悟,我渐渐能体会旅游生活的旖旎风光了，这风光不仅是旅行合同上写下的景点，不仅是车窗外变幻的山水,就是车厢里的这个旅行团,也情趣盎然让人着迷。

大概旅行团算是一生中最短的“小社会”了，从集合上飞机到飞机回到出发的那个城市。这些人就是你单位里的同事,就是你大杂院里的邻居。背景变得快,一天一个城市,快速的跑片,压缩版演义单位里的逢场作戏,大杂院里的亲疏恩怨。

坐在头一排的那个女士，一路上都在做瑜伽。坐在后排的我,看不到她的头,只能看见她的穿着袜子的脚，在前排用各种姿态冒出。坐在后排就像在看木偶戏,不过不是用手表演,而是脚丫子当主角。用得着在旅行途中坚持做瑜伽？当然大可不必。但人家就是做了,不看也得看。如果她再年轻20岁,就不必用脚尖,直接用脸吸引注意力。是说人老珠黄吗?年轻那阵脸上抹的东西大多了,现在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脸婆。黄脸无妨,练瑜伽让身材发挥吸引力。坐车的时间比走台步的时间多,也没关系,就在座位上练,不信没人看。比如我就是看客中的一位,一边看一边想,幸好办公室里没有这样一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自己那个让人经常头疼的单位，实实在在增加了一分好感。

后两排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一路上就没有停过嘴。叽叽呱呱地说着大人常说的废话,“品位不高”、“土老帽”、“艺术气质差”……活脱脱一个微缩版的九斤老太太。这是京都或省城里某些院子里长出来的小葱苗,名门还是新贵？要命的是,在这位葱苗边上,两位并不痴呆的白领男女,却一阵阵地发出惊呼和笑声:“真逗！太聪明了！妙语连珠啊！”其实,除了孩子被他俩捧得像个小猴般手舞足蹈,车里的其他人都明白,这些话是说给孩子的爹妈听的。爹妈带着部下一起旅游,部下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哪个单位没有两三个这样的“宝贝”？有背景的“宝贝”爱闹事,其他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睁眼说瞎话捧着这位,要么受气出力收拾这位甩下的烂摊子。唉,还是旅行团好,摊上了这么一根小葱,不闻就是了,戴上耳机,照样看风景,不碍事!

遇到这位邻座算是这次旅行出了一次“事故”：比丢了护照事小，比买了假表事大。这邻座没事就划拉头发,头发不多,头皮不少。划拉完头发,手也不闲,抠脚趾挖耳朵搓汗泥。车一停站他就下去吸烟,让人刚轻松十分钟,他又上来了,冲着你耳朵就说他的知心话,话的热情度不高,带烟味的唾沫星喷人半张脸。这也就是命！必须想办法换一个座,换了座,这次旅行才不会阴云密布！他当然不是个坏人,我要感谢上帝让我在旅行团遇到他，如果上帝让我在单位里遇到他,而且是搭档,那就惨了,要么跳槽走人,要么辞职回家。想到这里,我打心眼里感谢导游，他那么善解人意地让我挪了个地方，而不是像某些上司笑着说:“要善于和各种人共事,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多看别人的长处嘛……”谢天谢地,导游还没有学会这样原则性强又永远正确的官腔,高兴得心里洒满阳光。

最好的旅伴是真正来旅游的人，穿休闲装,客气地打招呼,不多言多语,遇到上面这些特殊团员,最多抿嘴微笑。这种人多了,旅行团就是个和谐社会。我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发现要做到也不难,只要三点就行:一不是车厢里声音最高的人，二不是最后一个上车聚焦目光的人，三不是导游总想躲开的人。不难吧？可有些人竟然一辈子也做不到,奇怪了!

□毛志成

中国与“风”古今谈

风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外国人谈过,中国人也谈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但将风视为社会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却是中国特有的习惯。

据说中国最早写风的诗，作者是原始社会的一位领导人,此人叫舜,即后来人们恭称的“舜帝爷”。这首诗的名字叫《南风》,全诗只有两句: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我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我民之财兮！诗虽然很短,但已经将自然界的风和“民”的关系连在一起,可敬。

另一篇很有名的写风之文，作者是战国时期屈原的弟子宋玉。他写过一篇《风赋》,将风分成大王的风和平民的风。认为大王的风是有福气的清风、顺风,平民的风是贫贱的浊风、逆风。虽然宋玉崇拜的是大王之风,但文章中也暗示了对不平等现象的讥讽，有值得尊重之处。

另一首有名的诗,是汉朝的文盲皇帝刘邦哼唱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借风喻威,借风喻政,后者也有一定的思想品位,不可小看。

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的《春日》: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没有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此诗中已经包含了一点事物的辩证法,不容易。

中国对风的解读，很多时候是对社会的解读,对政治的解读,对文化的解读。伟大领袖兼诗人毛泽东在写诗作词的时候，对一般性的风花雪月、细碎景观不感兴趣,连写风也写的是壮观的风。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如“狂飙为我从天落”,如“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等等,大都与党风、政风、世风有关。再后来,索性将“风”上升到国事、政事、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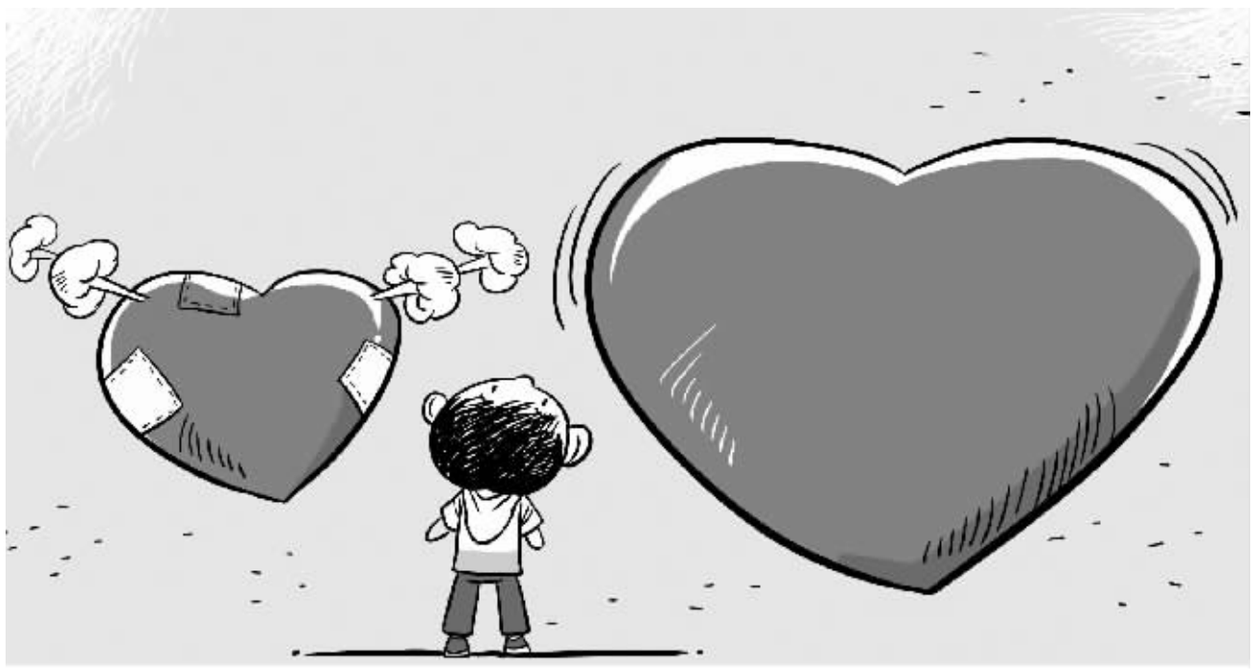
查查汉语大词典就不难发现:与“风”相连的词太多太多了,如风骨、风格、风采、风韵、风气、风俗、风尚等等。单是喻之为好人好事的,就不胜枚举。说某人有君子之风、国士之风、正义之风、清正之风,以及说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形成了淳厚之风、诚信之风、朴素之风、自强之风,都指的是好人好事。相反的例子也不乏,如浮夸风、吃喝风、奢侈风、腐化风、追名逐利风、权钱交易风,都是带有恶性的风。

什么是风?就是已经习惯、已经流行、已经普遍的事物和现象，就是已经造成的形势和趋势。当然，上述的一切都有性质上的差异,有好事与坏事之别。

有两个词也是中国独创的，一个叫“风派”,指的是随风倒、见风使舵的人;一个叫“追风”,指的是赶时髦、追流行的事。当年中国当“风派”的人很多,当“风派”的现象也颇久。比如无论在多么错误的事实、现实面前,天天喊“形势一片大好”的人很多,时时去干的违心之事也不少。不过,“风派”虽然注定是贬义词,但“追风”却有可能成为褒义词。如追求真理成风,追求美德成风,追求善良、仁爱、公正成风,都是社会日趋美好的标志。

风也是一种能量，包括良性能量和恶性能量。好事成风与坏事成风,对社会的建设力和破坏力都是巨大的。不过风具有天然的惰性,做坏事、做坏人不用学,任其自由发展即可。而做好事、做好人则必须战胜坏现象、坏风气才成,尤其是战胜自己才成。总之我们希望的是好事成风,包括强化风骨,提高风格,修炼风采。

毛氏俗语



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 漫画/赵春青

□艾芬

寂静边城

边城,原是一个叫茶峒的小镇。这里就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所描写的地方。小巷、石板路、吊脚楼、背篓以及酉水山歌,真的是天籁野趣,情韵无限。

在长长的旅途中,从凤凰到茶峒,我有过一刹那恍惚，仿佛置身于沈从文文集里。整个湘西,也就是装在先生心头的一本书吧。就在漫长的旅程使人寂寞时，边城茶峒出现在视野——仍然古旧的老街,仿佛连时光也是静止的。

穿过一个洞门,进入小镇。青石道整洁风雅,吊脚楼古色古香。在小镇里徜徉,沿着青石板的路顺坡而下,不知不觉到了古渡旁,山崖上有沈从文先生手书的“边城”二字。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洁白的雕塑。她,就是那个摆渡女孩翠翠了。先生写道: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俨然图景中一道风景。如今,她便真的成了图景里永恒的风景了。风景里头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守候。

一艘游轮带我们上了翠翠岛。岛上杨柳依依,花木环抱,奇石嶙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个美丽忧郁的翠翠塑像,眼神忧伤,长辫子在身后垂着,脚边依着一条狗。等待?等待。这么多年了，那个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是没有回来。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地忧伤,总是会触及到某根脆弱的心弦。

接下来我们登上一艘小船顺流漂下。水面很静,似乎感觉不到它的流动。巨大的两架水车靠在岸边,缓缓转动着。这样的寂静里,仿佛能隔着一条江听到水车转动时的吱呀声。

坐在船上,看见水边浣衣的女子,各色的衣物在水里起起落落。还有水边洗发的姑娘,那柔柔的长长黑发散在水里,绸缎般光滑地飘摇。经过拉拉渡口时,看见空中横着一道铁索,横贯船舱。不需用桨,只需拉这铁索,船就自然前行了。

沿途看见水边的吊角楼,一一呈现出陈旧的古色,有些斑驳。底下是石头堆积的台子。不过大多是改造的,多不见当年风情,自是比不得凤凰。

在这静静的水上,看四周青山环抱,岸上的人背着背篓在山道上匆匆返回，听船桨有节奏地激起水波。什么也不需想，这样的时刻,已是灵魂最为沉静的回归。

□陈绍新

怀 旧

不知为什么,人到了一定年龄,总爱回忆过去。

闲暇的日子,有时品着香茗,思绪就像泡开的茶叶,慢慢地沉进记忆。故乡、故人、故事,经历了岁月的涤荡,再咂摸又是别样滋味了。

两条会唱歌的小河,河两岸百年沧桑的榕树,它们是我记忆中最可爱的精灵。在我离开故乡的这些年岁，它们总是陪伴着我,予我写作的灵感。心情疏朗的日子,我尤其喜欢沿着记忆的小桥,去古榕下偷听温婉的女子对水倾诉爱情,偷听鱼的唼喋和鸟雀的和声。白云上叮咚的一脉流水,是可以灌醉乡情的，我曾在月亮与星星邂逅的秋夜,体验过那种陶醉的感觉。

旧时的小镇,一条水渠穿街而过,临水人家或青瓦木屋,或树皮木房,门窗上的对联有的旧着一种韵味，有的新着一种喜庆。不论你走进哪家堂屋,映入眼瞳的总是正面板壁上祖宗的神位,两边还贴着一副“宝鼎呈祥香结彩,银台报喜烛生辉”的对联。而神位下的四方桌上，一只青花瓷壶盛着茶水,几只瓷杯围着茶壶倒扣在茶盘里,朴素着乡间的日子。

年的气味有些淡了，但板壁上那幅童子捧红鲤的年画,依旧不减喜庆的色调。有些东西是一直记得的，比如堂屋两边上了年岁的椿凳,低头纳鞋垫的媳妇和逗孙子的婆婆。寻常的生活画面,十分安宁。阳光、清风、季节、流水,它们几时走近几时走远,再寻常不过,却叫人难以忘怀。

农历二三月的犁头嘴，油菜花浮浮沉沉灿黄在坝子里,风一来,所有的芬芳就往人鼻孔里钻,香醉得令人浑身麻酥酥的。赶季节的放蜂人来了,蜂箱一打开,蜜蜂音符一般,飞得满天都是。最好看当然还是油菜花的笑,仿佛打开了心房的新娘,期冀着她的新郎。对于油菜花,人们都喜欢它花开时的鲜艳、金色的美丽,我的怀念也无法脱俗,那怀念里的爱慕是冲着花期的。

乡间的雨是最撩人的，几笔雨意轻描淡写地一挥洒,山水的韵味更浓了,诗情含着画意,或画意透出诗情。我的故乡,就湿漉漉地朦胧在这幅自然的山水画中，宛若陶令笔下的桃花源。雨水抒情的日子,撑一把伞走在窄窄的街巷，看一朵一朵如昙的伞花擦肩而过,诗人戴望舒《雨巷》的诗句,便在脑际如蝶翩飞，使你一时欢喜一时惆怅,一份拧不干的感觉,一再潮湿我的乡土情结。

瓦楞上的炊烟，如一棵乡愁的大树,始终在往事里繁华。一茬一茬熟悉的面孔,一支一支美妙的歌谣,一群一群的牛羊,悠闲地从炊烟的树林走出来,在时间和空间的轮回里,泛黄成一页村史,或者一段故事。游子的乡愁，就在这些村史抑或故事中浮浮沉沉。尤其人到了一定年龄,衣食无忧,时间有闲时,从前演绎的旧事旧情,就如同时光倒流一般,在思想深处重现,令人无端地生出许多感动。

怀旧,其实是对人生的一次蓦然回首,是对年轻时节的一种精神回味。你会为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而欣慰，为经历过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快乐。

□张桂亭

那一代人的笔名

检索报刊和网站，可以看到许多抢眼的笔名:人生如茶、秋水无痕、上善若水……

这些很抢眼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上世纪那一代人的笔名。

“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发表了他的《狂人日记》。鲁迅的挚友许寿棠，当时在南昌读了这篇可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看到署名是很陌生的“鲁迅”。他就写信问周树人,你读了《狂人日记》吗?认不认得这个作者？鲁迅回信如实告诉。

后来,他俩晤面时,许寿棠问,“你用‘鲁迅’这个笔名有什么讲究？”鲁迅说道,“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我认为,自己比较笨拙,无论做学问或干事情,效率都比不上天分好的人。因而只有更加勤勉,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收到和别人同样的效果。”

鲁迅另外一个笔名叫“隋洛文”。上世纪20年代末的白色恐怖下,鲁迅曾是被通缉的“堕落文人”。1931年,他翻译出版《毁灭》时,在当局的疯狂迫害下，为扩大这部革命小说的发行,而将“堕落文人”演化为笔名“隋洛文”,含有反讥的意思。

郭沫若曾用过“杜▮”这个笔名。他说,“我的母亲姓杜,而她的性格是▮直的,为纪念我的母亲,故取这个笔名。”

郭沫若有副对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似乎是“韬奋”这个笔名的由来。韬奋,本名邹恩润,幼名萌书。他所以用“韬奋”这个笔名,自解为:韬,是“韬光养晦”;奋,是“奋斗不息”,用以自励的意思。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原名周月宾,出生于四川成都,母亲是比利时人。为了表示自己是炎黄子孙,就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笔名叫“汉属英”,后来谐音为“韩素音”。

作家三毛说，最初写小说的时候,一直不喜欢一个文绉绉的笔名,因为自己就是一个很通俗的人物，于是想到了“三毛”。也因为她幼年在大陆时爱看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很同情里面那个可怜的孤儿。

通俗章回小说作家张恨水，原名张心远。他为什么要用“恨水”这个笔名？又为什么别的不恨,偏偏恨水？原来,“他幼年读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从中悟到了光阴的可贵,于是截取‘恨水’二字,作为他17岁时在苏州第一次投稿用的笔名,以随时告诫自己,莫让光阴像流水一样白白流逝。而他一生共写了100多部小说，确也以自己的具体行动恪守了对时间的珍惜。”

那一代人的笔名，值得可说的还很多。对于笔名,《辞海》解释为“著作人在发表作品时不用原名而用的别名”。发表作品时署什么名,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的笔名我做主,叫啥名儿,皆无不可。但那一代人在笔名上,给我们留下的记忆,留下的故事,留下的文坛佳话，不仅是欣赏和享受笔名的艺术,也不仅是学习和探讨起名的学问,更是受益匪浅的一笔文化和精神财富。

资讯快递

影响中国·第9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本报讯 11月16日,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亚太经济时报社、世界华人当代企业家协会、影响力人物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影响中国·第9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此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征评活动以“高举时代旗帜、展示时代风采、构建时代精神”为宗旨。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一级战斗英雄史光柱,中国新一代主弦律歌唱家代表刘媛媛等当选为第9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著名艺术家袁熙坤荣获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与此同时,不同行业评选的十大杰出成就奖、十大杰出人物、十大创新人物、十大品牌企业、十大诚信单位以及优秀诚信示范单位、优秀新闻人物、艺术家等系列奖项也同时揭晓。

在2009中国精神高峰论坛上,获奖代表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了中国精神。 (文艺)

海南农垦多途径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

本报讯 (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陈飞)今年,海南农垦总局将加强文化建设列入年度重点工作,在挖掘的同时不断积累多元文化产品,通过兴建海南农垦博物馆、拍摄历史文献专题片和拍摄电视连续剧等多种途径,努力提升农垦文化软实力。

据悉,今年和明后年,海南农垦的文化建设将开展农垦历史文化抢救工作，重点是对军垦史中一些重要人物进行挖掘采访。一方面正与海南电视台合作，拍摄历史文献专题片《光阴的故事,海南农垦记事》(暂定名),记录开创农垦事业的历程。

另一方面,在海口滨海大道财富广场投资兴建海南农垦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宣传农垦、了解农垦的重要窗口。通过兴建农垦博物馆,挖掘传承以及开发保护农垦历史文化,使人们更好地熟知海南农垦的过去和现在,努力提高海南农垦的社会影响力。

去首都机场领略“大美青海”

本报讯 (记者于宛尼)日前,“文化国门·大美青海”大型系列文化展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动。

据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曲青山介绍,随着青藏铁路开通以及青海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民族文化旅游节暨国际唐卡艺术与文化遗产博览会等成功举办，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这个山川壮美、民族众多的好地方。

据悉,文化展示活动为期十天,各国旅客观看到土家族、回族、藏族等原生态歌舞表演,以及唐卡制作的传统手工艺,领略了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